

女人如花花似梦

文 | 孙敬

“我有花一朵，种在我心中，含苞待放意幽幽……”一直迷恋梅艳芳低沉醇厚的歌声，尤其是这首《女人花》更是百听不厌。有人说，你之所以喜欢一首歌是因为这首歌触碰到了你内心的柔软，也许你不会承认，那只是你没有意识到罢了。我承认，我喜欢花。

家里、单位多年来一直养了不少花花草草。尽管都不是什么名贵的品种，但也许是个性原因，真的是喜欢那些鲜艳热烈的花朵，从花朵盛开的热闹中体会着生命怒放的直白与喜悦。那盆长寿花大概养了有二十年了，是一个朋友送的。每到冬天它就会如期开放，一开就是几个月，开了又谢，谢了又开，花朵虽小却我行我素地绽放着自己的灿烂。它生命力极强，有一次给它换土，突然发现装土的袋子里有它的一个叶片，那片叶居然已经在袋子里生根发芽了，那是半年前无意中掉落进去的。因为它的顽强好养，我对它的态度总是很随意，随手修剪，随手播种。现在我许多朋友的花盆里

都有它的身影，想必朋友们欣赏它时，也会有着和我一样的心情，平凡简单而快乐。

冬去春来，一转眼春天的脚步又近了，又要到鲜花盛开的季节了，我的窗台上新添了几盆多肉植物。朋友问我，怎么又迷恋上多肉了？又不开花！我常常站在多肉植物前，看着它们，很久很久。说它们是花，不如说是一种风景，站在它们的面前，静静欣赏，你的心会不由得沉静下来。其实，能让一颗心静下来的，不是外在的事物，是岁月。白驹过隙，我也终于到了我年轻时曾经“鄙视”的中年大妈的年龄，年轻时的浪漫幻想像花朵一样随风而逝，激情与绚丽都成为了过眼云烟。在遇到很多事、很多人之后，经过时间的打磨，中年的女人应该如同这多肉植物，不张扬不喧嚣，与世无争，静默淡然，却有着深厚的内涵，蕴藏着一份内敛的勃勃生机，成熟与稳重才是它的标志与象征。

“爱过知情重，醉过知酒浓，花开花谢终是空，缘分不停留，像春风来又走，女人如花花似梦……”



你是山里来的吧

文 | 王五民

记得我前几年驾车去省城办事的时候，下了高速，需要再穿过几个街道，才能到达目的地。

因为我是山里人，山里头也没多少交通规则，山里头也没那么错综复杂的道路，更没有比楼房还高的立交桥。到了大城市省城，第一凭着导航，第二凭着驾校老师教的知识，我严格遵守交通规则，该打转向我就打转向，不该变道我绝不交道，即使错过十字路口，我也要等到下个路口再去掉头。我以为大城市的司机都和我一样严格遵守交通规则，谁知道有个别司机开车简直就是和时间赛跑一样，比如直行和左转弯的时候，我排着长龙在直行道等待，他们则在左转弯道上缓慢行驶，当直行变成绿灯的时候，他们忽然从左转弯道强行变道，我不得不踩刹车让他们，否则便是刮碰。

办完事我需要步行穿过斑马线，唉，好一个等待呀，大车小车一辆接着一辆在我面前呼啸

而过，这时过来一位学生，见我在那傻傻等待，鄙夷地说：你山里来的吧，过马路你不迅速明年你也过不去。我于是在这个学生的带领下，过了马路，坐到车里我深感疑问，他咋能猜对我是山里人呢？

今年又要去省城办事，下了高速，行驶在大街上，首先感觉省城的司机不再像以前那样与时间赛跑，而是和我一样严格按照限速的速度行驶，也没有强行变道的汽车了。现在全国都在创建文明城市，全民素质都在提高。

又该过斑马线了，正好有一位大姐也要过马路，她见我想奔跑着冲过去，便喊住我说：你山里来的吧，不用奔跑，司机一定会给你让行的。果然，司机们稳稳地把车停在斑马线外，看着我俩过了马路才缓缓起步，并且也不鸣笛狠按喇叭了。

我坐在车里不禁又疑问起来，省城人咋那么聪明，一看就知道我是山里来的？



厦大一景 李章军 摄

钉在墙上的“年”

文 | 宿非珍

年一进腊月就扳着手指数上了，印象中墙上的日历，那时候叫月份牌，许多特殊日子被姐妹们折个小边，唯独“年”的折痕最明显，从中间对折或是折成三角，小小的月份牌因“标记”的关爱臃肿起来。

父亲找来夹子钉在墙上，我站在沙发旁，沙发扶手比我高不了多少。父亲先是从一沓纸上搓起数页，拈起最上面一页，弯成一个弧度，末梢处正好够着夹子，另一只手用力按下夹子双耳，拇指和食指呈笔直伸展，虎口处突起一个结实疙瘩，手背血管异常分明，瞬间薄薄的一页纸被紧紧夹牢。好像父亲很乐意做这件事情，从新年第一天清晨开始，翻一页夹牢一页，一年三百六十五个日子就这样一日一日被钉在墙上。

离“年”还有几天，瞅一个好日子，母亲一大早，吵醒睡梦中的我，只见她自个儿把厨房里的家什往外倒腾。楼下两棵大树之间的细绳，总是钟情于早起的人，稍微在床上腻歪会儿，就成了别人的领地，搓手跺脚也没用。母亲看着空荡荡的细绳，上下楼的腿脚变得飞快。她把铺在床上的被褥，卷成卷结实地扛在肩膀上，一只胳膊伸到高处紧紧环绕，另一只胳膊挨近肩膀向上托举时正好挡住母亲的脸，她穿过走廊，直抵门口。等我出门，透过楼道窗户瞭望时，瘦小的母亲踮起脚尖，把扛在肩膀上的被褥往细绳上送，被褥刚刚探着细绳，就从细绳上滑下落在她头上，她就用头顶着，双手拽着一角用劲越过细绳，然后这边用手举过头顶，那边用力往下拉，被褥像扶不上墙的泥巴，直往下出溜，母亲重复一个动作，数次才搭上细绳。若干年后，那根细绳常常走进梦中，只不过它的高度令我无法企及，足有天花板那么高，我站在细绳下，一次次地询问，母亲是怎样达到的高度？

屋子转眼空了，说话能听到穿透时空的回音，就像数十年后我进入山里踏响的空洞声，但没有十年前母亲刚搬到这里时，空得彻底。我毫无忌惮地在木板

床上踏来踏去，偶尔站到平柜上又从上面跳下来。母亲在头上箍一条毛巾，站在高处手持鸡毛掸用力在墙壁上来回划拉，顶上的尘土扑簌簌往下掉，我抬头时眯了眼睛，就跑到另一处玩耍。从记事起，母亲一到这个时候，就进行一次大迁徙，经历一次从无到有的过程。把锅碗瓢盆勾临时挪出去，等天黑父亲回来之前再挪回来。比起最初进驻，前几年依次添了一床新被、一张新床，添了沙发，计划明年再添一组立柜。家居用品一件件添置，屋里空间一点点缩小。相比上一年，母亲变得得心应手，蜂窝煤炉子把每个角落惹上尘埃，哪里容易藏污，哪里陈垢没办法去除，等通上暖气，暖气片哪个部位有几个砂眼，母亲都心中有数。我渐渐地从无事可做到递水递抹布，搬东西挪家具擦抹，做好母亲指派的力所能及的活儿。

到该采购年货了，我最关注瓜子花生水果糖，那时候不知道年货还有“年”里饭桌上菜蔬、年馍和饺子。母亲在炒花生之前，先把黑炭破开成小块，堆在簸箕里，放在脚旁。炒锅预热后，在锅里放进小石子，等石子炒热，再把花生铺在炒热的小石子上，拿铲子不停翻来翻去，不像瓜子皮薄，变色即可出锅，炒花生需要一直围在火炉旁，母亲深谙火候大小，火不能大也不能小，需要添加炭块时，母亲用铁锹送进火里，炭块噼里啪啦地响着，瞬间升腾起黑烟直窜到天花板，也窜到母亲脸上，时值寒冬，母亲的脸色而被冒出来的火舌烤得通红，时而被窜出来的黑烟迷漫成花脸。等到熟花生出锅，我把搁置在灶台上的花生装满口袋，浅浅口袋满满的花生，我一跑撒了一地。

这时，姐姐同学走进门，姐姐停下搓板上的活，满是肥皂泡的手伸进盆里抖抖，一边往衣服

下摆处使劲擦抹，一边把同学让到沙发上。沙发套与扶手上的浴巾早已被扔进一汪水盆里，揭去套子的沙发光秃秃地，就像拘谨的小丫头，等待着套上散发着肥皂香味的外衣，迎接年的到来。我坐在小凳子上，学着姐姐的样子，在搓板上用力搓洗，双手搓得通红，袖子上全是肥皂泡，弄得地板上都是水，鞋子也被溅出来的水弄湿。多年后，我一直不会用搓板洗衣，自知自己胳膊上没有力气，或者是不会用力气，常常用力做事，反而总是做不好。在姐姐同学面前，我穿上一身新衣，被她们品头论足，本来是“年”里穿的新衣，提前曝光，我担心她会说给她妈妈也给妹妹做一身与我一样的新衣。蓝色马海毛外套，搭配枣红灯芯绒微喇裤，难说“年”那天真会有人和我穿得一模一样。

除夕饺子，母亲变戏法似的已经包好，足足有三篋子。年馍和油食也搁在平柜上，我一瞄脚就可以偷吃，还不到天黑已感到饱腹。点燃细香，趁着天亮，拿着从整串鞭炮上拆下的小炮，绕到楼下，专门瞅准墙砖细缝隙处，炮捻朝外放进一粒小炮，吹掉短节香灰，把脸远远向后仰去，手持细香轻触炮捻，听到“吡吡”的声音，炮捻处已经点燃，手紧紧捂着耳朵还没跑开，“崩”已经炸响。有一次点炮捻的手还没离开，小炮已经炸响，用另一只手捂着伤指回家，没敢告诉大人，趴在床上用身体压着炸伤的手指，有一种钻心疼从手指蔓延开来，辐射到身体各处，从那以后，再没放过鞭炮。

天色渐黑，一家人围坐在桌前时，父亲缓缓走到沙发旁，拈起月份牌上轻薄一页，用夹子夹牢。每年这一天，父亲都会提前揭起新页，我们看着钉在墙上的月份牌，好像“年”就那么从上面走下来，来到我们中间。